

黃金工藝

鑄造璀璨歷史

黃金，自古以來就被視為財富和權力的象徵，以金飾身、通天禮地、權貴象徵……金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被人們賦予了豐富的文化涵義。正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展出的「金色記憶——中國十四世紀前出土金器特展」是中國迄今為止規模最大、參展單位最多、時代跨度最廣、展品品類最全的金器專題展，展出了內地十九個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的四十家考古文博單位的三百五十套（八百五十餘件）金器，珍貴文物的比例超過70%。

大公報記者 向芸文、圖

▲唐智慧輪奩頂純金寶函

▶西漢金獸

▲戰國雲紋金盞、金勺

◀魘首金杯、魘首金盤

中國黃金製品產生於夏商時期，歷經各民族、各地方文化的融合、創新與發展，呈現出一脈相承又多元共融的格局風貌。本次展覽以各地通過考古發掘出土的先秦至元代金器精品為主體，以時代為序，根據不同階段金器發展的總體特徵劃分為五個單元。從北到南，從游牧民族到農耕文明，從歐亞草原到北方絲綢之路，從河西走廊到喜馬拉雅東麓，以多元的文化視野、多域的展覽視角和數千年的時代跨度，展示中國金器起源、發展、創新、繁榮的歷程，更以3400年中國黃金史為引，書寫出一部璀璨黃金裏的中國史。

黃金因其具有耀眼光澤，又不易損耗、延展性強，而被製成種類繁複、富麗華美的各類器物，顯示着不同地域、時代人們的審美藝術、生活情趣和觀念信仰。

「黃金用天賦的色彩描寫了生活的詩、歷史的事，曾推動過社會的進步和發展，也誘發過人類靈魂的貪婪和罪惡。」該展覽學術顧問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齊東方教授表示：「觀看金銀器，就是在觀察我們自己的歷史。」

金耳環、金飾片、絞絲金環……走進展廳，來自新疆、甘肅、河南等地的一批小型金器，吸引了不少參觀者的目光。夏商西周時期，中國金器的發展尚處於萌芽階段，黃金製品形制較小，紋飾簡單，且多為其他器物的附屬裝飾，或是人體的裝飾。齊東方表示，商代北方金器主要用作其他材質物品上的附屬裝飾，起點綴、裝扮作用，金的價值沒有被充分的體現。如安陽殷墟商代婦好墓保存完整、陪葬品豐富，卻未見金製品。「不難看出，金製品尚未受到特別的重視，也沒有用金器表現墓主身份地位的。」

火燒溝出土金器距今四千年

此時，黃金製品的分布區域主要集中於西北、中原和西南地區，其風格南北迥異，反映出不同區域間價值觀念和信仰習俗的差異。此次展出的甘肅省玉門市火燒溝遺址出土的金耳環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），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金飾，距今約4000—3800年。甘肅省玉門市火燒溝遺址出土金器是我國境內最早的一批黃金製品，開啓了中國境內使用金飾的先河。

春秋戰國時期，各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和互動日漸頻繁，金器的製作工藝與造型藝術也達到了新的高度，已成為社會地位和財富的重要象徵。黃金製品的類型更加豐富，除首飾、佩飾、車馬器、兵器以及貨幣外，還出現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黃金器皿。北方金器製作系統和南方金器製作系統各具特色，使各地出土金器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繁榮態勢，實現了中國古代金器製作的第一個飛躍性發展。

如湖北省隨州市的曾侯乙墓，除了有六十五件青銅編鐘組成的「古代樂器之王」曾侯乙編鐘外，還出土了一套蟠螭紋金盞、鏤空龍紋金匕，出土時金匕放置在金盞中。這個圓口、弧腹、平底的金盞含金量約99%，重達2156克，是目前已出土先秦金器中最重的一件。據了解，戰國時期的楚國盛產黃金，曾侯乙墓出土金器總重量超過8000克。同時，黃金器皿的出現是金器發展史上劃時代的標誌，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盞、勺、杯等是目前先秦時期金器製作的首次成批發現。

隨著秦漢大一統的確立，金銀開採業和製造業的規模不斷拓展，金器的應用範圍也不斷擴大。在漢代「金銀為食器可得不死」的觀念影響下，帝王及貴族等對金器的佔有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，金器的製作更加精細，種類也更加豐富，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且自漢武帝開通西域以來，西方的金器製造工藝也逐漸被中國工匠所掌握，使這一時期的金器呈現出中西文化交相輝映的繁榮局面。

金獸結合鑄造與錘擊工藝

展覽中的西漢金獸，重達9kg，含金量為99%，堪稱兩漢最負盛名的黃金重器。這隻金獸呈蜷曲匍匐狀，左右兩腮有濃密的鬃毛，肥碩的鼻樑下寬闊的嘴巴似隱似現，後腿與前腿自然併攏，下顎擱在前爪上，頸部有三道項圈，上有環鈕，中空的腹內壁刻有小篆「黃六」二字，「黃」指質地為黃金，「六」為序數。有學者根據金獸頭頂的環鈕，推測它是一枚金「權」（相當於古代的秤砣），也有學者從虎豹辟邪厭勝的角度出發，將它命名為「鎮」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金獸全身的斑紋是整體鑄成之後用工具錘擊而成，每個斑紋大小相當，呈不規則的圓形。本次展覽策展人、金沙遺址博物館陳列研究部副主任黃玉潔介紹說：「眾所周知，整體鑄造是漢代青銅工藝中的獨特風格。因此，金獸是青銅鑄造工藝與金器錘擊工藝相結合的產物，它將兩種技法完美地結合在一起，實屬罕見，彌足珍貴。」



▲公主高翅鑲金鑿花銀冠



▲玉門火燒溝遺址出土的金耳環，距今三千八百至四千年，來自我國境內最早的一批黃金製品



▲八龍紋嵌寶石金帶扣

當時間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，西方輸入的金器數量大增，其與中國傳統風格完全不同的器形、紋飾、技法為中國金器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也為隋唐時期金器的繁榮奠定了基礎。在外來器物的影響下，唐代金器在造型、技術上不斷突破傳統，將多種文化完美融合，同時又不乏自由創新，並逐漸於唐中期以後完成了金器的中國化過程，唐代也因此成為了中國古代金器發展史上的巔峰時期。

唐代金器製作突飛猛進

齊東方表示，如果將中國古代金銀器做一個大跨度的分期，可分為唐代之前、唐代和唐代之後。與世界橫向相比，唐代是中國金器製作突飛猛進的崛起時代。

在齊東方看來，唐代中國金器製造的崛起，應歸因於繼承發展、原料來源、生產制度和絲綢之路四方面因素。首先，中國金銀器經歷了夏商周以來漫長的發展，到唐代積累到相當高的水準。其次，唐代採礦的經營有官府和私人兩大系統，政府鼓勵民間開採金銀，並從稅收中獲益，促進了金銀礦業的開發，金銀產量之高前所未有。再次，嚴格的工匠培養制度、服役制度以及生產責任管理制度，將各地的能工巧匠集中到官府。最後，絲綢之路使外來器物及製作工藝大量傳入中國，文化碰撞引發金器製造的繁榮。

展覽上，來自法門寺博物館的單輪十二環純金錫杖、智慧輪奩頂純金寶函、鑲金摩竭魚三足架銀鹽台、鑲金雀鳥紋銀香囊等金器，均出土於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唐代地宮，讓觀眾感受了唐代金器製

造之輝煌。

其中，智慧輪奩頂純金寶函正面鑿刻：「敬造金函，盛佛真身。上資皇帝，聖祚無疆，國安人泰，雨順風調，法界有情，同霽利樂。咸通十二年閏八月十日，傳大教三藏僧智慧來完成記。」據介紹，此函為唐代供養器，是唐皇室御用品的首次大發現，揭示了唐代皇室與法門寺的密切關係，其製作工藝也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準，對唐代佛教和法門寺歷史文化的研究有重要作用。

鑲金雀鳥紋銀香囊作為唐代女性隨身攜帶的飾物，則充分展示了唐代匠人的巧奪天工。整個香囊鍍金成型，紋飾鑲金，通體鏤空，上半球體與下半球體以鉸鏈相連。香囊內有一個鉢狀香盂及兩個平衡環，香盂與內平衡環之間以及內、外平衡環之間都用短軸鉸接，這樣巧妙的設計，讓圓球滾動時，內、外平衡環也隨之轉動，而香盂的重心始終不變，得以保持平衡狀態，點燃時火星不會外漏，燒盡後香灰也不會撒落出來。

法門寺博物館館長姜捷表示，法門寺出土的一百二十一件（組）金銀器，是目前唐代考古發現數量最多、等級最高、製作最精美的皇室金銀器，為研究唐代金銀器製造工藝提供了很好的標本。此次展出的金器，是法門寺出土金銀器的精華，代表了大唐文化包容發展、文明互建的成果，也體現了金銀器與中國茶文化、香文化、唐密文化等傳統文化的融合。



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藏品資訊



▲出土於西藏阿里地區劃達縣曲踏墓地的金面具



▲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金面具



▲出土於遼寧瀋陽康平縣沙金台鄉張家窰林場長白山墓群的金面具

黃金面具首次集中展示

面具作為一種文化現象，在世界不同地區、不同時代都曾出現過，通常都與禮儀、祭祀、喪葬等活動密切相關。其中，以黃金製成的面具十分罕見，在世界範圍內發現較少，反映出使用者地位的尊崇與神聖。

展覽中心還設置了一個特殊的單元「黃金面具」，展出來自四川、西藏、新疆、內蒙古等地出土的八件黃金面具，是首次對內地已發現的主要黃金面具進行集中展示。

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金面具，是古蜀人神聖的祭祀用品，目前中國發現的同時時期體最大、保存最為完整的金面具。這件面具整體呈立

體臉譜，繫在模具上錘揲成形，厚度僅有0.02厘米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則採用剪切而成。面具面部豐滿，表情威嚴，具有一定的寫實風格，是研究商周時期成都地區古蜀文明、金器加工工藝、青銅文明以及四川盆地與外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實物資料，具有重大的歷史、藝術和科學價值。

出土於西藏阿里地區劃達縣曲踏墓地的金面具，則與真人面部相仿，冠部正面並列鑿刻出三座階梯狀的雉堞，面部刻出眉、眼、鼻、口。在阿里地區同時出土了其他幾件黃金面具，反映出當地文化中存在的覆面葬俗，以黃金面具作為隨葬品的文化現象廣泛存在於當時的歐亞大陸範圍。

而出土於遼寧瀋陽康平縣沙金台鄉張家窰林場長白山墓群的金面具，亦具有強烈的寫實風格，五官刻畫細緻，甚至睫毛、鬚鬚都清晰可見，有蒙古人種特徵。面具四周邊緣有穿孔，用於穿銀絲網絡，面具與銀絲網絡配套使用，將墓主人包裹嚴密。

「中國出土的黃金面具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，這裏展示的每一件黃金面具都堪稱鎮館之寶，其大小、造型、功能各有不同，更蘊含着不同地域、不同文化、不同民族之間交流融合的歷史記憶。」展覽策展人、金沙遺址博物館陳列研究部副主任黃玉潔說。